

釋迦牟尼的前世與今生——

天祐二年銘舍利佛塔札記

王鍾承



佛舍利是現在佛釋迦牟尼今生的遺骨，而佛塔是舍利崇拜下的產物。阿育王將舍利分置於八萬四千塔之中，令鬼神分送各地，中國也不例外。文獻記載言之鑿鑿，甚至描述佛塔有釋尊前世的本生故事，但阿育王塔究竟如何表現本生故事呢？現存作品又是在什麼背景下產生的呢？想要一窺其中的端倪，似乎得從院藏舍利佛塔談起！

圖一 天祐二年銘青銅鍍金舍利佛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早在釋迦牟尼成爲歷史上出現的人物之前，祂因誓求佛道之故，不斷地流轉於人世，其累世的事蹟已成爲膾炙人口的本生故事，甚至轉化成許多令人稱羨的美術作品；而成爲「現在佛」的釋迦牟尼於涅槃、荼毘（火葬）後，其弟子將舍利細心收殮保存，並起塔供養，也就是對「現在佛」的崇拜。從此以後，不論是巨大如建築物，或是小型如在家供養，佛塔於皈依佛教之地皆有造作。

本院購藏的一件具有紀年題記的



圖二 天祐二年銘舍利佛塔之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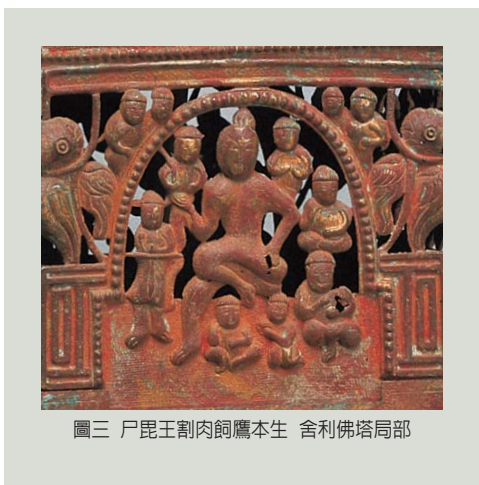
舍利佛塔（圖一）便具有上述的特色，它是一座方形的佛塔，高十八點五分，塔基是以如階梯般的須彌座形式表現宇宙的中心，題記就位於此座之上，銘文爲「天祐二年（九〇五）三月五日。敬造／舍利佛塔一座。為父母／一切眾生咸同斯福」（圖二）。須彌座上的塔身呈現鏤空的精美浮雕，四幅本生故事的重要場景歷歷在目，也就是釋迦牟尼於前世，以各種不同身形及身分，行菩薩道之故事，述說著佛法的本懷。塔身的四隅之處各立有一金翅鳥，而塔身頂上又飾有山花蕉葉的裝飾，其上亦有佛傳故事的人物；塔剎則由數個球形圓和環形圓所組成。

本件作品最精采之處莫過於塔身四個本生故事的造像，即在連珠紋的圓拱之中，表現故事最高潮的場景。爲了在有限的空間呈現故事的菁華，重要的人物則緊緊地圍繞在主人翁的四周，而人物的大小自然有主從之分

的區別。

造像的主題分別爲尸毘王割肉餵鷹本生（圖三）、薩埵太子捨身餵虎本生（圖四）、快目王施眼本生（圖五）以及月光王捐捨寶首本生故事（圖六）。以下就其造像及本生故事作一介紹：

尸毘王割肉餵鷹本生（圖三）



圖三 尸毘王割肉餵鷹本生 舍利佛塔局部

以坐姿出現的主角將其左手放在弓起的左腿上，右手端捧著一塊東西，在主尊的右側有一人，手持一橫桿，這些特徵便足以將此鋪造像辨認爲「尸毘王割肉餵鷹本生」。

此則本生故事記載於許多經典之

中，如《菩薩本生鬘論》卷一、《大莊嚴論經》卷十二、《賢愚經》卷一、《眾經撰雜譬喻》卷上等經，其內容大致如下：帝釋天為試探釋迦牟尼的前世之身——尸毘王誓求佛道的事實，化作鷹欲取鴿之命，鴿求救於尸毘王，於是尸毘王欲割自身的肉以換得鴿命，然而鷹卻要求必須與鴿之重量相等，方可交換。王便命人取稱，其形狀類似於天平的工具，即一



圖七 尸毗王本生 北壁 第二五四窟 敦煌莫高窟

根橫桿懸掛盛裝物品的盤。尸毘王幾乎割盡其身之肉，卻不能與鴿之重量等同。因此，王置身於稱盤之上，心生未曾有過的歡喜。就在此同時，大地震動，諸天人感動、讚嘆不已。

造像中的橫桿應是代表著故事中的稱，而主角當然是尸毘王，他右手所捧著的就是他為救助鴿命而捐捨身上的肉，歷來類似的造像屢見不鮮，例如敦煌莫高窟第二五四窟北壁的壁畫（圖七）。



圖四 薩埵太子捨身飼虎本生 舍利佛塔局部

薩埵太子捨身飼虎本生（圖四）
圖四的主尊左手插腰，右手握著

一根桿狀物刺向頸部，其前有兩隻四足動物，暗示此景所表達的正是「薩埵太子捨身飼虎」的本生故事。

《菩薩本生鬘論》卷一、《賢愚經》卷一和《佛說菩薩投身餓虎起塔因緣經》皆記述此則本生故事：以悲愍慈行著稱於全國的薩埵太子是摩訶羅檀囊王的幼子，一日，王協同夫人、薩埵太子與其二位兄長和諸大臣一同出遊，途中休息，太子與兄長共遊林間，看見一隻因苦於飢餓而無法哺乳其幼子的母虎奄奄一息，太子暗自忖度捨己身以救虎，他請兄長先行離去，雖然宣稱自己隨後就到，但卻墜崖而下，甚至以利木刺頸出血，餓食因虛弱而無法進食的母虎，牠舐食太子血之後，方有氣力噉食太子身。兄長見太子久久不歸，前來尋找，找到的只剩太子的屍骨，並將此惡耗帶回宮中，父母悲痛不已，將薩埵太子的舍利收殮裝入七寶函之中，起塔供養。

圖中主尊手持的桿狀物，應是故



圖八 薩埵太子本生 南壁 第二五四窟 敦煌莫高窟

事中所說刺頸的利木，而四足動物就是母虎（形體較大者）和其幼虎。佛教造像中雖有許多表現此則本生故事，但不同於本件作品的是，其圖像多數呈現虎嘍太子的捨身情節。甚至在具有敘事性質的造像裡，也會表現太子墜崖和親人起塔供養的動人畫面（圖八）。



圖五 快目王施眼本生 舍利佛塔局部

快目王施眼本生（圖五）

穿著華服的菩薩閒適地坐著，身旁依舊為許多人物所圍繞。他伸出左手，所伸之處有以胡跪姿勢出現的人，極有可能描寫的是「快目王施眼」的本生故事，但是由於造像特徵並不甚明顯，故而此圖像之認定仍有一些爭議，本文則採用日本學者小野玄妙之說法。

《賢愚經》卷六陳述因視力遠達四十里而得名的快目王盡出宮中所有，施予有需要之人，頗得世人稱頌，甚至鄰國賢臣勞陀達因受該國國

王波羅陀跋彌的迫害而前來求救。他說服快目王高舉正義之師，前往征討不義之王，以解該國國民之倒懸。波羅陀跋彌王聞風喪膽，不知所措。此時，有一輔相因知快目王樂於施捨，為阻擋快目王之軍，令盲者前往乞得快目王之眼。快目王果然十分樂意施捨其眼，盲者得以看見。快目王也因為誓求佛道終不悔，而復見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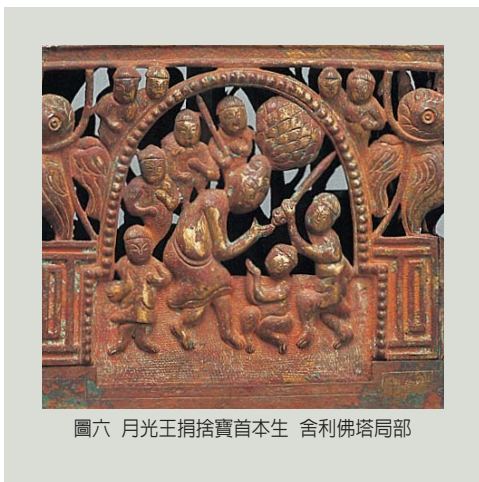
由於此圖像找不到比較好的例子作比對，不過，克孜爾石窟壁畫之中似乎有一疑似表現快目王本生的例子（圖九），一位膚色淺淡的人高坐著，頭



圖九 快目王本生 主室券頂西側壁 第十七窟 克孜爾石窟

有華冠、頸戴項圈，一副王者之像。王者的右側有一位以胡跪姿態出現的皮膚黝黑者，他的雙手似乎伸向王者之眼，極有可能傳達的是快目王本生故事。

月光王捐捨寶首本生(圖六)



圖六 月光王捐捨寶首本生 舍利佛塔局部

圖六的主人翁雙手合什，面朝一名雙手持刀、作砍殺狀的人，應是敘述「月光王捐捨寶首」的本生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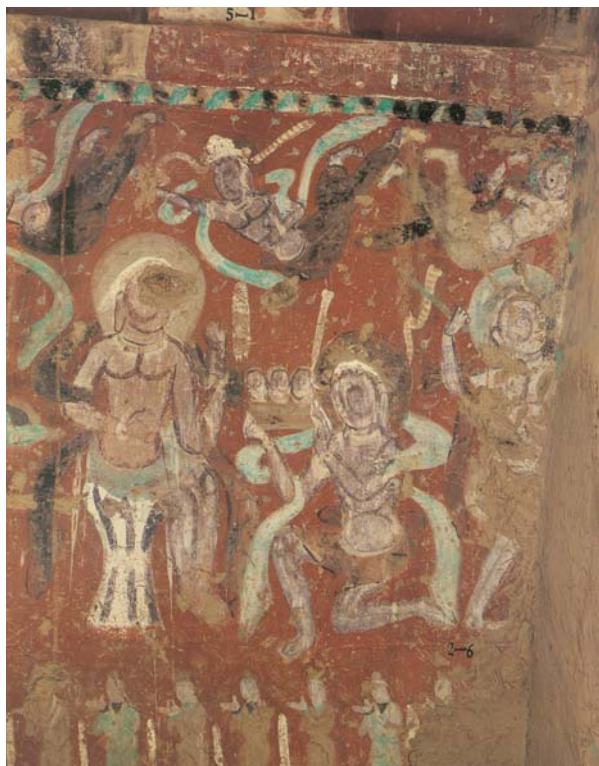
《賢愚經》卷六和《菩薩本緣經》卷中皆娓娓道出此則故事：月光王樂善好施，衆人歸心臣服讚頌。然而另

一小國之王毘摩斯那因出於嫉妒，欲除去月光王而後快，故宣稱：能得月光王頭者，可與之共治其國。勞度差是重賞下的勇夫，他請求月光王施捨，月光王跪於樹下準備施頭，樹神阻擋，但月光王解釋他的前世曾布施過九百九十九個頭，若今施此頭，則其布施功德具足圓滿。於是勞度差得到月光王的人頭，但此時大地震動，菩薩下凡淚如雨下，並讚月光王布施具足圓滿。此讚

言的音聲遍及天下，而正當毘摩斯那王聽到之際，由於驚訝過度，心裂吐血而亡；勞度差則因遭人唾罵，終成爲路上的餓殍。

敦煌莫高窟最早期的石窟壁畫裡就有此本生故事的畫作(圖七)，只不過，由

於壁面作畫的面積允許表現更多的情節，造像不但因而更加精采，也符合經典中的細節描述：畫面的最右端是持刀的勞度差，他左手邊的畫面被後代所加的牆堵住，看不到月光王，也就是故事裡的主人翁，但另外一景他則端坐在東腰座之上，其前則有一胡跪的菩薩，手裡捧著三個頭顱，代表月光王前世所布施的九百九十九個頭。



圖七 月光王本生 北壁 第七五窟 敦煌莫高窟

捨身但求佛道，其功德於累世之間逐漸具足圓滿，終於在「現在世」轉生為印度釋迦族的太子悉達多。他仍然努力修行不懈，終而得道成佛。釋迦牟尼佛的舍利也因虔誠的信眾而起塔供養，至今塔之信仰歷久不墜。

三、

杭州雷峰塔地宮於二〇〇一年出土一件精采絕倫的類似之作（圖十一），鑿金純銀的材質雖然不同於本院的青銅塔，但是其塔身的造像主題卻如出一轍。地方志和塔內出土的碑刻都顯示出雷峰塔應為五代吳越國王錢弘俶（在位期間九四七～九七八）所興建，地宮所藏的絕大多數文物也極有可能是他下令製造的。

吳越歷代的諸王皆篤信佛教，錢弘俶自然不例外，他對於諸多佛事更是不餘遺力，造塔、建寺、尋求正確的佛經版本、抄經、造像等等，其中與本文相關的就是他所造的「八萬四千塔」。根據南宋僧人志磐所撰的

《佛祖統紀》卷四三的記載：「吳越王錢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銅精鋼造八萬四千塔。中藏寶篋印心咒經。」原來吳越王下令造塔是效法阿育王（印度孔雀王朝君主，在位期間西元前二七三至二三二年）造八萬四千塔之事蹟，而在筆者閱讀相關資料的同時，發現資料所提及的「阿育王塔」、「錢弘俶八萬四千塔」、「寶篋印塔」雖然名稱各異，但由於《佛祖統紀》的記載得知其所指的都是同一類的作品。此外，由於它們又大多鑿金，在清代馮雲鵬、馮雲鵬所編撰的《金石索》又稱之為「金塗塔」。

傳說中，阿育王蒐集釋迦牟尼的舍利，將其分為八萬四千份，並製成佛塔，令鬼神分送世界各地。而諸多佛經也強調：只要禮拜具有釋迦牟尼佛舍利的阿育王塔便可除罪、消累世之業、不墮入地獄。這八萬四千塔中的十九座塔分散於中國各地，雖然根據文獻的記載，能確知地點的只有五處：洛陽、臨淄、建業（今南京）、鄞陰（即鄞縣，今浙江寧波）、成都，但是似乎只有鄞陰的阿育王塔流傳有緒，因自西晉太康二年（二八一）



圖十一 五代 阿育王塔 杭州雷峰塔地宮出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阿育王古塔從鄆縣的地底再度湧現出來之後，傳奇的事蹟不但強化此古塔的正當性，即它乃是印度的阿育王派遣鬼神送來的八萬四千塔之一，也就是釋迦的舍利存放之處，更使得此塔受歷代僧侶、信徒禮拜供養、重修，其記載不絕於書。

鄆縣的阿育王塔甚至出現在日本僧人元開（活動於奈良朝七一〇～七八四）所撰的《唐大和上東征傳》之中，該書是對日本佛教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揚州僧人鑑真（六八八～七六三）之傳記，其中有一段，詳細記述他於鄆縣滯留時所見的阿育王塔：「其塔非金非玉。非石非土。非銅非鐵。紫烏色刻鏤非常。一面薩埵王子變。一面捨鴿變。一面出腦變。一面救鴿變。」此項記載除了陳述鄆縣阿育王塔的材质特殊之外，還道出與本文極為密切的造像內容，它應該也是一個方形、具有四個本生故事的塔，其本生故事分別為薩埵太子、快目王施眼、月光王施頭和尸毘王割肉飼鷹本生故



圖十一 錢弘徽八萬四千塔 日本誓願寺大泉坊藏

事。因此，阿育王塔至少在唐代就已經是一個方形的塔，而其造像的內容似乎早已成定式，即尸毘王、薩埵太子、快目王和月光王的四則本生故事。

以現有的資料而言，具有與鄆縣阿育王塔特徵相同的作品，除了雷峰塔地宮出土的佛塔之外，江浙閩地區歷年來發現不少造像形式與題裁皆相

同的例子，如一九五三年福建連江縣城舊城牆下發現一件佛塔、一九五五年浙江崇德崇福寺西塔出土的佛塔、一九五七年於蘇州虎丘云岩寺塔中亦有一例、同年在浙江寧波天封塔塔頂亦發現佛塔、以及金華市萬佛塔所出土的十五座佛塔，考古報告中不但描述這些方形佛塔的造像內容皆為本文所述之本生故事，而且其塔身內部大

多鑄有銘文：「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九五五）歲記」；甚至在紹興出土一件具有紀年稍晚的佛塔，它的塔銘為「吳越國王敬造寶塔八萬四千所永充供養時乙丑（九六五）歲記」。

有趣的是，這些近來出土的佛塔題記（紀年九五五年的作品）又與收藏在日本各博物館和寺院的寶篋印塔之銘文一字不差，甚至造像的部分也極為相似（圖十二）：塔基上有許多以列柱作為間隔的坐佛，塔身則見四則本生故事的造像，塔頂有山花蕉葉的裝飾和塔剎。

吳越王錢弘俶顯然是因為阿育王塔傳說的感召之下，歷年來製作許多佛塔，甚至在他奉宋朝為正朔（九七八）、將吳越國的版圖歸於宋太宗（在位期間九七六～九九七）的同時，獻上鄞縣阿育王塔的舍利，可見錢氏與鄞縣阿育王塔的關係極為密切，或者應該說：鄞縣的阿育王塔對江浙地區佛教信仰的影響力實不容小覷。歷來該區的佛教對於日本的影響

無須贅言，保存在日本各寺院和博物館的佛塔，極有可能是因為宗教交流之故，自浙江傳至日本的。

雖然尚未能親眼目驗現存於日本的寶篋印塔，但以目前筆者所蒐集的資料而言，其造像具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尤其是塔身的本生故事和塔基上的諸佛造像。從所發表的拓片和部分造像圖片來看，甚至可以大膽地推測：這些文物極有可能是出自於同一個粉本，進而翻模所鑄造出來的。

江浙閩地區所出土的阿育王塔、金塗塔和藏於日本的寶篋印塔不論是造形和造像具有相當的一致性，甚至其造作的年代皆指向同一個時期，也就是吳越王錢弘俶的時期；而本院所藏的舍利佛塔除了題記位置異於以上所述之塔之外，即銘文位於塔基之上，其年代也較上述之塔早了半個世紀，塔基的部分也有極大的不同，即沒有柱列之間的坐佛，而以鏤空為裝飾。院藏舍利佛塔的模式是否屬於唐代晚期的造形，進而發展出五代晚期的錢弘俶八萬四千塔之風格呢？兩者之差異更顯現出院藏舍利

佛塔值得玩味之處，需待進一步深入的研究。⁹

參考資料

1. 小野玄妙，〈吳越王錢弘俶造金塗塔私考〉，《佛教の美術及び歴史》第五篇第五章，東京：佛書研究會，大正五年（一九一六）。
2. 林釗，〈福建省四年來發現的文物簡介〉，《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頁八三—九〇。
3. 高軍（主編），《紹興文物精華》卷下，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〇〇，頁一一八。
4. 岡崎讓治，〈錢弘俶八萬四千塔考〉，《佛教藝術》第七十六期（一九七〇年七月），頁一一一—一二五。
5.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金華市萬佛塔塔基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七年五月，頁四一—四七。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宮發掘簡報〉，《文物》二〇〇二年五月，頁四一—三二。
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雷峰塔地宮的清理〉，《考古》二〇〇二年七月，頁八—二〇。
8. 關根俊一，〈錢弘俶八萬四千塔について〉，《東京國立博物館美術誌》第四四一期（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頁十一—二十。
9. 〈文物工作報導：浙江省崇德縣崇福寺拆卸東西塔塔頂部分時發現文物四十七件〉，《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六年一月。